

雪鴻軒尺牘

言文對照



詳註：標點：白話解釋

雪鴻軒尺牘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言對照
分類詳註
雪鴻軒尺牘目錄

卷上

第一類 議論

與聞人冠雲

答胡克昌

與徐潤之

與方啓明

與劉刺史

答孫三位

答周汜荇

答王蘭畦

與平慈樓孝廉

第二類 邀請

致沈遜亭

與方啓明

與孫配琪

答聞人冠雲

與楊松波

答姜雲標

與沈秋農

與童齊安

答鹽山鄧春圃明府

與周介巖

第三類 自述

與聞人冠雲

答同學諸友

與家鄉戚友

與徐克家

與王言如

與王言如

答方啓明

與王言如

謝陳友錡

與徐克家

與王吉人

與王培元

與秦載光

答王言如

又答王言如

再與錢亦宏

與孫星木

與景州劉刺史

與李靄堂

答王蘭畦

答丁品江

答周友錡

答丁仙槎鹽大使

答陶愚亭親家

與周汜荇

與沈聚亭

答孫位三

與王成之表弟

復王靜山

寄王小山

寄康若洲

第四類 感謝

謝陳和章

與昌平州歸

謝交河明府王達溪

謝陳友錡

答署獻縣劉刺史

答許葭村

又答

與楊松波

答沈回言

與楊春洲

答丁品江

答周介巖

復楊子良

復吳庚堂

復趙小山

寄潘隱谷

寄張旭齋

寄黃越塵

第五類 頌讚

答徐克家

與交河明府章峻峯

答許葭村

答謝丙南

答章炎甫

答沈鶴堂

與陳美陂

寄蘇礪溪

復李春麓

寄劉心香

復任蘇庵

第六類 寄贈

與王吉人

答陳韞玉

答姜雲標

又答

復周鈞臺

寄趙錦江

第七類 慶賀

與王培元

賀阮錫侯入贊

與阮錫侯

與許葭村

答東光明府趙青園

寄蘇礪溪

代寄兄某

寄趙巢附

寄楊秋舫

寄史春林

寄徐藥生

代柬王也香

寄王靜山

寄葉升階

卷下

第八類 敘別

與孫星木

答趙青園

答丁星使

答朱桐軒

答陳勝園

與周又伯

第九類 辭却

與交河明府王達溪

辭宣化太守李年伯

再辭宣化太守李年伯

辭寧津明府劉三標

與謝丙南

辭保定太守顧學潮

與孫星木

答蔚州寧刺史

答劉刺史

與蠡縣沈慕堂明府

答景州劉刺史

答秦載光

與胡坤如

答友

與天津太守楊蘭如

辭壽

第十類 思望

答秦載光

與丁品江

與周丹友

寄周蘭仙

寄陳金鷺

寄周紅豆

寄麥紉安

寄倪丹湖

第十一類 介紹

與謝丙南

與方啓明

與錢亦宏

答陳美陂

與東光明府趙青圃

復秦西川

第十二類 請託

答王言如

與灤州刺史

答秦載光

與孫成三

答楊松波

與錢亦宏

與畫友

與章含章

答許葭村

與許葭村

答趙南湖

與沈聚亭

與許葭村

寄黃霽青

復王竹航

致余同仁

寄周霞軒

致武蘭圃

致祁竹軒

寄孔孝先

第十三類 欣羨

答謝丙南

答章又梁

答許霞村

與楊松波

答沈菊屏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與許霞村

寄錢蔗軒丈

復鄒小駒

第十四類 慰藉

答陸默庵

與阮錫侯

又答

答陳韞玉

與阮錫侯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答彭唐輔

復李春麓

第十五類 規勸

答余寧州

答王蘭畦

答王蘭畦

答沈虞橙

答陸默庵

寄甘林姪

又答

答嚴昌期

答甘林姪

答韞芳六弟

與安州刺史沈慕堂

與金背籐

寄謝小慙

復吳省春

言文對照
分類詳註

雪鴻軒尺牘卷上

會稽龔 夢未齋著

第一類 議論

與聞人冠雲

司馬相如，才高千古；而琴心夜度，卓氏宵奔，絕代風流，究不免於輕薄。漢唐以來，文人學士未有譏之者。然陶靖節爲梁昭明所欽重；而於閒情一賦，尙惜其白璧微瑕，則後之借相如而爲口實者，無論其才萬不及相如；卽或如之，其如白圭之玷何！足下讀書論古，別有卓識，當不以余言爲迂也！

【淺釋】司馬相如的才學，可以算得幾千年來有學問的人。但是拿彈琴的法子，來夜裏勾引人心，那卓家的女兒，連夜逃出去找他，是一件從來沒有的風流事體，到底是不能免一個不老實的名氣，過了漢朝唐朝直到現在，那班讀書有學問的人，沒有一個說他不好的人。但是陶淵明這個人，算是梁朝昭明太子佩服他看得起他的人，他做一篇閒情賦，還是可惜他好似一塊白玉染了一點齷齪，照這個情形說來，那後代拿司馬相如做話柄的人，不要說他的才學萬萬趕不上司馬相如，卽使他或者趕得上司馬相如，也免不了白玉染了一點齷齪呢。你讀書批評古人，另外有比人高的見識，應該不說我話算迂腐的呢。

【廣註】（相如）司馬相如是漢朝成都地方人，號長卿，極有文才，後他出門，走過臨邛縣地方，有一個有錢人卓王孫，佩服他的才學，請他去吃酒，卓王孫有一女兒，名喚文君，新守寡在家裏，相如拿琴的聲音去勾引他，文君便連夜逃出來，去跟相如，兩人做了夫妻（靖節）陶潛，號淵明，是晉朝末年潯陽地方人，很歡喜菊花，十分有才學，不願做官，他做一篇閒情賦，借女人的事體說自己的心事，後人便稱他靖節先生。（昭明）梁武帝的大兒子，名統，是一個聰明有學問的人，批選古今的好文章，集成一部文選，年三十一歲死了。（白圭）圭是古時諸侯見皇帝手裏捧的一塊玉，上尖下方，白圭是說白玉，玷是玉的病。

答胡克昌

來教言讀書中人，不宜言游；然則風浴詠歸，夫子哂之，而與之何也？春光韶麗，雲霞燦爛，花柳芳菲，到處皆成文章。作郊外三日之游，以助文思，與

讀書大有所益，是在吾人之善游耳。請足下其領略之！

【淺釋】你來信說讀書人不應該說游玩的事體，這樣說來，那論語裏說的，乘涼洗澡唱着曲子回來，他先生笑笑稱贊他好，是什麼意思呢？春天景子，十分縹緲和天上的雲一般，霞一般，花兒柳兒，又有十分香氣，都成了一篇一篇的好文章，在城外游玩三天工夫，可以添幾分做文章的聰明心思，在讀書人身上，十分有好處的原要在我們有法子游玩罷了，請你去試試這個法子看。

【廣註】（風浴）風是說熱天到外面去乘涼，浴是說在池塘裏洗澡，便是現在的游水，詠是唱曲子，風浴詠歸是說出去游水乘涼，又唱着曲子回來，是讀書空閒時候尋快樂的事體，論語裏說道，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是說在沂河裏洗罷了澡，又到祭天求雨的地方去乘涼，慢慢的沿路唱着曲子走回來，他先生孔子聽得了便笑笑稱贊他好（燦爛）說花開鮮明，五色射眼的樣子，稱做燦爛（芳菲）是說十分香的意思（郊外）城外稱做郊，大城稱做都，小城稱做邑（領略）心裏想明白，稱做領略。

■與徐潤之

聞足下憂貧頗甚，想旬日以來，能減得幾分否？吾輩生長儒素之家，貧固其常也。此時咬得苦菜根，即他年得意，亦不為靡麗紛華所動。但仕可貧而不可窮，動心忍性，益增其所不能，此救窮之法。願與足下共勉之！

【淺釋】聽說你怕窮得很利害，想過了十天，到現在能減去幾分窮苦嗎？我們生長在讀書窮人家，窮苦原是應該的事體呢？現在時候，能過得苦日子，到了將來得意的時候，也能不被那繁華熱鬧的事體引動了心，但讀書人可以過得窮日子，却不可以灰心，立定主意，耐住性子，練成一顆不容易被銀錢功名引動的心，這個是救灰心的法子，我願和你大家拿這個法子，自己勸勉自己。

【廣註】（儒素）讀書人稱做儒素，是心裏清白的意思，說讀書人原是清白窮苦的（菜根）比方最窮苦的日子，古時汪信民說的，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便是這個意思（靡麗紛華）靡是用錢多的樣子，麗是穿戴得花花綠綠的樣子，紛華是去儉好華熱鬧的樣子（動心忍性）孟子裏有兩句，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說打定主意耐住性子，磨練到心裏不動的地步。

■與方啓明

松竹梅為歲寒三友；而北地松竹不多見，梅更無之。惟天桃濃李，每燦爛於

豐臺芍藥之間；然轉眼而成爲黃土矣，增花落春殘之感！南冠而北游者，亦往往爲習俗所移，貴春華而忘秋實，致歲寒之盟，與松竹梅同其寥落，殊爲慨嘆！吾輩所共筆硯者，不及十人。雖性情趨向之不同，然就目前而觀，尙不得爲天桃濃李爭艷於一時。而時異勢殊，初心或改，則未可知也。惟竊窺足下修竹蕭疏，虛中而外直，知不以歲時改節。而僕亦古梅冷澹，自甘寂寞終身。惟識百尺喬松，亭亭獨立，不受秦封者曾有幾士？足下盍爲我言之，爲他日之證也。

【淺釋】松竹梅花，算是冷天的三個朋友，但在北邊地方，松竹不能常常有得看見，梅花越發是沒有了，祇有很縹緲的桃花，很熱鬧的李花，常常夾着豐臺地方的芍藥花，五顏六色的開着，但一轉眼很快的落在地上，變成黃泥了，有人看了，越法添花落了春天完了的心事。南方人到北方來的，也常常被這裏的風俗引誘了，改換他的脾氣，專講究外面好看，不講究老實，因爲這樣，想要找幾個靠得住的朋友，結拜弟兄，也和松竹梅花一般的缺少，不容易找得到，實在叫人心裏不舒服。我們在一塊兒辦筆墨事體的，不到十個人，雖說脾氣志向各人不同，但照現在眼前看起來，還不肯學着桃花李花，大家講講交情，暫時在一塊兒熱鬧熱鬧，到了將來時候過去了，情形和現在不同了，當初的心思，也許改變過來，便也說不定的呢。但我暗暗的看你和長的竹樹一般，脾氣清淡，心裏謙虛，外面待人又直爽，知道你不是跟時勢改變你脾氣的，講到我也是和一棵老梅樹一般，性格冷淡，自己願意清清靜靜過一世，不知那和一百尺高的松樹一般，志氣高傲，直挺挺的，脾氣自己靠自己過日子，不肯跟着勢利的人，還有幾個，你何妨對我說說，過幾天可以拿他的說話來做憑據呢。

【廣註】（天桃濃李）天，是說花的顏色好，濃，是說花多的樣子。詩經裏有一句，桃之夭夭，又有兩句，何彼濃兮，華時桃李，（燦爛）花兒五顏六色稱做燦爛，（豐臺）豐臺地方，在北京永定門外，種芍藥花極多，（南冠）春秋時晉侯看見鍾儀，便問道，南冠絢着的是什麼人，那官兵回答道，是從楚國捉來的犯人，楚國是現在湖南湖北地方，南冠便是說南方人，（春華秋實）華，便是花，實便是果子，比方外面一個漂亮的人，是春華，一個外面是樸實的人，是秋實，三國時曹植和劉楨要好，和邢顒不要好，因邢顒性格剛直，劉楨文章做得很好，劉楨說道，呵，你怎麼歡喜劉楨的春華，不歡喜邢顒的秋實，（寥落）稀少稱做寥落，（寂寞）冷靜稱做寂寞，（亭亭）直挺挺的樣子，稱做亭亭，（秦封）秦朝始皇帝，到泰山去，遇到大風雨，在一株松樹下躲雨，便封這株松樹做五大夫。

與劉刺史

人生離合之緣，蓋有數存乎其間，而不可強者。陸方伯能強之使離，不能強之使不復合。即此一月之離，亦非陸方伯所能強之，蓋數至有暫離而不得者！惟合而離，離而復合，而後見離合之奇。數行佈臆，以慰惓惓，前函龍劍之諭，亦偶中焉耳。

【淺釋】人活在世界上，見面不見面的緣份，原有一定的數兒在裏面，却不能勉強的。陸藩臺能硬拿他們離開，不能硬攔住他們，叫他不再見面，便是這一個月的離別，也不是藩臺的力量可以硬做主的。原來定數到這個時候，有暫時離開却是做不到的情形，祇在一塊兒的人，便離開了，離開了的人，却又在一塊兒了，這樣子纔顯得他忽然不見，忽然見面，事體的奇怪，寫這行字，說我的心事，拿這個來安慰你，記掛我的心，從前信裏說寶劍的比方，也是偶然說着罷了。

【廣註】（方伯）方是地方伯，是大官，古時稱州官稱方伯，到明朝清朝稱藩臺稱方伯，藩臺便是布政使。（惓惓）心裏常常記掛着，稱做惓惓。（龍淵）古時歐冶子于將掘開茨山，造了三柄寶劍，一名龍淵，一名泰阿，一名工布，比方有本領的人，稱他龍淵。

答孫三位

論交二十年。相契如一日，惟老弟與僕耳。華翰頒來，殷如晤對，既慰且念！饒陽之游，爲賢嘉膠膝之堅，此言似是而尚未確也。吾輩遇合之緣，雖由人事，實由天定，特當時不知耳。僕與灤州刺史交者五載。及去灤，遂應蠡吾沈明府之招。未及三年，沈調長垣，因道遠家累，不克往。適刺史劉補廣川，復作延津之合。閱三載，劉又以疾退。適沈明府服闋來直，因有饒陽之委，相與偕行。十餘年合而離，離而復合，不出劉沈二公之門，此中不先不後之故，蓋有數焉，而不可強者，豈僅同膠膝之投哉！惟是由前而觀，則僕與沈明府復合，當以五年爲期，正不知五年後又何如也！

【淺釋】朋友做了二十年，大家要好的心思，好似一天裏一樣，沒有改變的，祇有老弟和我兩人呢。你的信寄到了，信上的話，說得十分要好，好似和你見面一般，又是教我放心，又是叫我想着你，你說我到饒陽縣去，東家和我的交情，好似膠和漆拌在一塊兒，拆不開，這一句話，好像不錯，但還不算靠得住呢。我們在外面和人要好，不要好的緣份，雖說是人的事體，實在是從天上預先注定的了，不過在那個時候不知道罷了。我和樂州州官在一塊兒做事體，有五年工夫，待離開樂州地方，便被蠡吾縣沈知縣喚了去，不到三年工夫，沈知縣調到長垣縣去，因為路隔得遠，有家裏人拖累着，不能去，恰巧那一位知州官姓劉的，補了廣川縣官，我又和他在一塊兒做事體，過了三年工夫，姓劉的縣官又因病回家去了，恰巧那沈知縣因報告穿孝的日子滿了，又回到直隸省來，便又派他做了饒陽縣官，我和他在一塊兒去，十多年工夫，在一塊兒的人，分開了，分開的人，又在一塊兒，不離開劉沈兩個人的身邊，這裏面我不先去，他不後來，恰巧湊在這個時候的緣故，原是有，一定數兒的呢，却不能拿人力去勉強他的，豈但能拿他比膠水和漆在一塊兒樣子罷了呢，但是照第一回看來，那我和沈知縣第二回在一塊兒，應該拿五年工夫定一個數兒，正不知道五年工夫以後，又要怎麼樣呢。

【廣註】（華翰）華是美麗，翰是鳥毛，古人拿鳥毛寫字的，後人便稱字稱信做翰。（賢嘉）是稱賢主嘉賓。（膠漆）比方兩個人的交情深，古詩有兩句，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刺史）知州官，別名稱做刺史。（明府）知縣官，別名稱做明府。（延津）便是延平河，古時雷煥在豐城縣地方，掘得了一隻石箱子，裏面有兩股劍，他拿一劍去送與張華，後來張華的劍，飛落在襄陽城河裏，雷煥的兒子掛着劍過延平河，那劍忽然自己跳下水去，後人說離了又在一塊兒，稱做延津之合（服闋）穿孝的日子滿了，稱做服闋，闋是完的意思。

答周汜荇

接手書，雋誦迴環，恍同晤對。承示公門頗堪造福，此中亦大有樂趣，在足下則然，在僕則萬不能然，即足下亦明知其未必能然。而以幕言幕，不得不姑以爲然也。夫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誠可爲造福者矣。或文采風流，著令聞於當世，亦至足樂也。試問今之從政者何如？今之入幕者何如也？即有一二明體達用之才，博雅宏通之彥，將焉取之，而焉用哉？曳裾之客，半屬負腹之將軍，初不知政事文章爲何物，不過熟胥吏之腔套，竭刀筆之能事而已！僕嘗謂愚民迫於飢寒，則流爲盜賊；讀書無成，迫於飢寒，則流爲幕賓。語雖過激，

實爲確論！倘使家有負郭之田，則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此中自有真樂，必不出而造福也明矣。所云素位而行，則有道之言也。蓋素貧賤行乎貧賤也！卽古之抱關擊柝者，亦爲貧而仕也。吾輩囊無一錢，家有八口，旣不能爲陳仲子之身織屨，妻辟纴；又不能爲蚯蚓之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則驅而之幕固宜。雖然，言幕於今日，亦甚難矣！昌黎公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賢如昌黎。尙藉爲之前後，矧其爲碌碌者哉？唐人詩云，「今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試思賢士手中，安得阿堵物耶？是以燕市不乏吹簫之客，而柯亭竟無聽竹之人！炊煙不舉，僵臥雪中，曾無過而問者，是貧賤而且患難矣！人而貧尙有分貝之存，人而窮則躬無出穴之日，勇如子路，亦且憤然而起也。卽或嗜痂有癖，而鶴料無多，枯硯甫安，而閒居又賦。上不足以事父母，下不足以畜妻子，因貧而慕，因慕愈貧，鐘鳴漏盡，尙爲拽磨之牛，燈盡油乾，永作羈魂之鬼，人孰無情，能不悲哉？世無君子，僕更庸人，素位而行之論，亦不過於窮愁抑塞中，聊以自寬於一時耳！詩云：「誰爲荼苦，予又集於蓼。」天旣予以苦，蓋欲不苦而不得者，則竟苦之而已。不但無福之可造，無樂之可尋，並素位而行一語，本不必借以自寬也。未識足下以爲然否？然世有輕裘駟馬，高車軒軒，意氣揚揚，驕其妻妾，而睨視其友朋者，吾不識其何以樂也！或曰：亦有買山有資，圭田足賦，而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者。豈其所造之福尙未滿耶？抑何樂此不爲疲也！予應之曰：人有百病，皆可醫治；惟好貨之疾，與病於夏畦者，爲終身之所不能瘳。附及之以博一笑！蕭齋無事，因足下之書，而不禁暢言之。胸中塊磊，稍去一二。其苦可及，其狂不可及也。足下覽之，得毋擊碎唾壺否！

【淺釋】接你手寫的信，我連讀了好幾遍，恍惚和你在一塊兒對面坐談一般。承蒙你吩咐我，在衙門裏很可以做得好事，這個裏面也很可以找得出有趣的事體。在你原是可以這樣子做，在我便是萬萬不能這樣子的。便是你也明知我不能這樣子做的，但是衙門裏的人，說衙門裏的事體，不能不姑且這樣子說說罷了。講到那做官的，有人勸他，他肯照你的說話做去，有人說他，他肯聽你，那好心都用在百姓身上，實在是算得做好事的了。有的是做幾篇好文章，做幾件有趣事體，出了好名氣，在這個時候，也是很可以叫人快活的事體呢。我先問你，現在做官的是一種什麼人。現在到衙門裏來做師爺的是什麼人呢？便有一兩個明白道理，能做事情的，人有學問有文章的才子，你打算怎麼樣找他出來，怎麼樣用他呢？到衙門裏來做師爺的，一半是肚子空空沒有學問的人，他原不知管百姓的事體，做文章的事體是什麼東西，不過他很知衙門裏管公事的幾樣老規矩，用心學得幾句公事筆頭上的本領罷了。我常常說笨的百姓，被肚子餓身上冷逼得利害，便變做強盜做賊的人，讀書讀不成功，被肚子餓身上冷逼住了，便變做了衙門裏的師爺。話雖說得是太利害，實在是不错的說話，倘然給我家里幾畝田在鄉下地方，便在茅草屋裏，也可以住着，這個裏面，自然有真可以叫人快活的事體，一定不肯出來再做什麼好事。這一層道理，可以很明白的了，你說的守着自己的地位，做分內的事體，這個便是規矩人的說話。原是那古人說的，一向窮苦的人，便安心過着那窮苦的日子，一句話呢，便是古時看守城門打着吏的小官，也是因為家裏窮苦，出來做官呢。我們這種人，袋子裏也沒有一個錢，家裏養着八個人，已經不能學着古時的陳仲子，親自去做草鞋，叫老婆織麻布，又不能學着那地下的曲糲，爬到地上來吃一口乾泥，爬到地下去吃一口齷齪水，便可以過得日子了。這樣說來，逼着我們到衙門裏去做師爺，原是應該的事體。雖然說起現在做師爺的，也很不容易的了。古時韓昌黎先生，在他活在世上的時候，有人識得他是一個有才學的人，去提拔他用他，他便有了好的才學，也是不能拿出來用，待他死過以後，若沒有人替他傳說，雖是他活着有一番大事業，一番大學問，也不能傳到後代來。人人知道他，人人敬重他，有才學有品行像韓昌黎這種人，還要靠着人活着提拔他，死後傳說他，何況我們這一種平常的人呢？唐朝裏做的詩裏說道，今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我試想想，規矩的讀書人，手裏叫他那裏來的這許多錢呢？因為這個道理，那大街上有不少流落的讀書人，那做官的竟沒有識得好人的，沒有柴米煮飯喫，直挺挺的睡在雪堆裏，從來沒有走過去問他的，這種人是又窮又苦的了。做人犯了一個貧字，是還有一分寶貝藏着，做人犯了一到窮字，便是他的躬沒有出穴的日子了。有膽量像子路這種人，也是還要氣憤憤地跳起來呢，便算是一種心裏肯守着窮吃着苦的人，但是他吃的米藏得不多，好容易找到一個位置，那館地又脫去，人又空下來了，上不能養得起爹娘，下不能養得活他的老婆兒女，因家裏窮，便去做師爺。因做師爺家裏越法窮，到年老沒有氣力，還是做着牽磨的牛，在外面做事體，氣斷了，人死了，永遠做了客地裏的

鬼。做一個人，誰是沒有心腸，怎麼能不傷心呢？世界上沒有規矩人，我越法是一個平常人，守着自己的地位，做分內的事體，這一句話，也不過在窮愁鬱悶的時候，借着這個話，一時裏拿來安慰安慰自己罷了。詩經裏說道：誰謂荼苦，子又集於蓼。他意思是說：誰說這個地方苦，我又找到苦的地方來了。天已經給了我一個苦，的命，原來你想不苦，也是不成功的。這樣說來，便老實的吃着苦罷了，不單是沒有好事可以做得，沒有快活的事體可以尋得，并且連守着自己的地方，做分內的事體，這一句話，原不必借他來寬慰自己的呢？不知你以為我的說話，錯不錯呢？但世界上有一種人，穿了很輕暖的皮衣，坐着很高的馬車，氣概軒昂，在他大老婆小老婆跟前誇嘴，卻瞧不起他的朋友的，我不知他為甚事體這樣快活呢？有人說道：也有一種人，他袋子裏已經有了買山的錢，家裏有幾畝田的租米，可以收得，但他一口氣還活着，這個心不能稍稍放一放的，難道他做的好事，還不曾做夠嗎？他怎麼歡喜做這種事體，不嫌辛苦呢？我回答他說道：人身上害了許多病，都可以醫治，祇有這個歡喜銀錢的病，好似六月裏種田的人，不怕辛苦的，是一生一世不能醫治得好的了，帶便說這幾句話，叫你看了一笑。我在書房裏沒有事體做，因看了你寫給我的信，卻耐不住爽爽快快的統統說了出來，心裏氣悶的塊消去了一兩塊，我的窮苦是有人趕得我上的，我的狂是沒有人趕得我上的呢？你看這一封信，可不要快活得打破痰盂嗎？

【廣註】（雜誦）誦，便是讀。雜誦，是說讀完了再讀。（膏澤）膏，是油，澤，是滋潤。說做好事在別人身上，好似拿油去搽在東西上，那東西便滋潤起來了。（曳裾）說是到別人家去見主人，便提起衣襟，急急跑上去，是恭敬的樣子，裾是衣裳的大襟，曳是手拉着提起來。（負腹）肚子裏沒有學問的人，稱他是負腹將軍。范成大河豚魚詩裏有兩句：一物不登俎，未負將軍腹。（胥吏）衙門裏雇用抄寫公文的人，名叫胥吏。（刀筆）專管刑名官司辦筆墨的人，稱做刀筆吏。說他的筆頭和刀一般利害。後人稱訟師也稱為刀筆，是一樣的意思。漢朝的蕭何在秦朝的時候，做刀筆吏（負郭）郭是城牆，負是靠着的，意思，負郭之田，是說離城很近的田地。（衡門）衡是橫，衡門是說橫攔着一條木頭做門，是說屋子矮小的意思。（素位）素是平常的意思，素位，是說照自己的地位做去，不肯妄作威福的意思。中庸有一句：君子素其位而行。（抱關擊柝）擊是打，柝是敲更用的木榜，抱關擊柝，是看管城門敲更的小官。（陳仲子）齊國陳仲子，家窮不肯做官，他親自織草鞋，老婆織麻布度日，辟是織，績是白麻（蚯蚓）蚯蚓俗名曲蟾，他鑽在泥地裏吃乾泥，吃蚯蚓水養活他的命，人拿他比方吃用簡單，稿是乾燥，壤是泥，黃泉，是地下的蚯蚓水（昌黎）唐朝韓愈號退之，做人有骨氣，有文才，他家世代住在昌黎地方，到宋朝元豐年時候，追封他做昌黎伯，昌黎在直隸通縣的東面（阿堵物）錢的別名，阿堵物三個字原是古時俗語，這個東西的意思，古時有一個王夷甫，他嘴裏一生不說錢字，他妻子和他開玩笑，守着他睡在床上的時候，叫人拿許多錢堆在牀的四面攔住他，使他不能走出來，到了第二天早晨，王夷甫走下牀

來看見被錢攔住了，他便喚了頭來，把啊堵物拿去（吹簫）春秋時候的伍子胥，在吳國街上吹着簫討飯，又有荊軻，天天和一個殺狗的高漸離在燕國的街上喫酒，所以燕市吹簫都是說人不得意（柯亭）三國時候的蔡邕，走過紹興柯亭地方，看見屋子東面第十六株竹樹，他說可以截下來做笛子的，後來做了笛子吹着，果然聲音很好聽，後人把柯亭聽竹來比方人識得有才學的人，好似蔡邕的識得竹樹一般（僵臥雪中）古時的袁安，是一個有才學的人，他不得意的時候，沒有飯吃，一個人直僵在屋子裏，外面雪下得很大，洛陽縣官走過他門口，看見他們外雪堆得很高，沒有人走路的腳跡，他以爲門裏的人已經死了，叫人掃開了雪，打門進去，見袁安僵睡着，後人拿僵臥雪中四字，來比方人不得意的時候（分貝）古時沒有錢，拿貝殼來代錢，陳后山說，金陵地方人歡喜拆字，把富字拆成同田二字，貧字拆成分貝二字（窮穴）窮穴二字湊起來，是一個窮字，窮是身體，穴是山洞，是說這個身體永沒有出山的日子了（子路）子路姓仲名由，是孔子的學生，氣力很大，他跟着孔子走到陳國，窮得沒有飯吃，許多學生，肚子餓得走不動路，子路氣憤憤的問他的先生道，我們做君子的，也有窮的時候嗎？孔子說道，君子原是應該窮的，小人窮了，便要橫行不法了（嗜痂）瘡收口的時候，瘡面上結的一層乾皮，稱做痂，嗜便是吃，古時有一個劉邕，專歡喜吃瘡痂，後人說人脾氣古怪，他歡喜別人不歡喜的東西，便稱他有嗜痂之癖（鶴料）鶴料是說仙鶴吃的米，比方人的銀錢，鶴料無多，是說窮人的銀錢不多（鐘鳴漏盡）鐘是說天亮時候打的鐘，漏是說夜裏打的更，三國時候的田豫說道，年紀過了七十歲，還在外面做官，好似五更打完天快亮了，還在街上走個不休（拽磨）拽便是牽，磨粉的牛，一天到晚在磨子四面走個不休（翩翩）人活潑漂亮的樣子，稱做翩翩（軒軒）高大的樣子（揚揚）得意快活的樣子（睨視）不拿正眼看人，稱做睨視，是瞧人不起的樣子（買山）回家去住着，稱做買山（圭田）祭祖宗的，稱做圭田，孟子裏有一句，卿以下必有圭田（好貨）是說歡喜銀錢的人（夏畦）五十畝田稱做畦（蕭齋）齋是書房，梁武帝造一座廟，喚蕭子雲寫一個空心草書很大的蕭字，後來廟坍了，祇有這一個蕭字還在，被李約看見了，把這個字買去，回到東洛地方，造一間屋子，把這個字掛起來看着，這屋子取名叫做蕭齋（塊磊）泥體石塊，稱做塊磊，肚子裏氣悶住了，好似被石塊塞住了，也稱做塊磊，元好問詩裏有一句，何物能澆塊磊平（唾壺）唾壺便是痰盂，晉朝的王敦，酒吃醉了，讀魏武樂府，到得意的時候，手裏拿的鐵如意打着唾壺，把壺嘴打得四面都是缺口，擊碎唾壺是說人讀文章，到心裏感動時候的樣子。

答王蘭畦

不奉芳訊者四閱月；冀得一尺之書，慰三秋之念。昨奉來函，讀未竟而歛歔感嘆，幾欲擊碎唾壺矣！足下宅心行事，無不講求於本原之地，以期無愧於孝

友；而意外之遭，偏欲拂亂其所爲，與僕所處之境，有大同而小異。莊子曰：『求其故而不得者，而安之若命，』仍不得不盡人事而爲之。而爲之之難，又惟自知之，而自苦之。詩云：『誰爲荼苦，予又集於蓼！』是非同病相憐未足與語此也。爲今之計，惟有遠圖接眷，別無善策。惟保陽居，大不易，近更日增其華，雖定識定力者，亦不能不隨波而靡。故十年歸去之說，宜時時計及之也。讀雪窗苦吟詩，無心於摹杜而已得其神，窮而益工，不信然歟？僕久不作詩，重九友人以滿城風雨近重陽聯珠體索和，因有所感，依韻應之。錄呈一笑。目下金與錢交，最易莫逆，聞亦凶終隙末。而學君子交者，則又嫌其淡如水。然則何者而可也。雪後明窗，伸紙作答，兼候近佳。觀面何時，能無企溯！

【淺釋】不曾接到你的信，已經有四月了，心裏想得你一封，安慰我記掛你的心思。昨天接到你寄來的信，不曾讀完，便傷心感動起來，幾乎要把痰盂打破了。你這個人存心做事體，沒有一樣不講究做人的良心。要麼不做錯那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規矩，但是出了意想不到的事體，偏要來吵亂你，叫你拿不定主意，和我現在的情形，有一大半是一樣的。一小半是兩樣的。莊子說道，想這個道理，想不明白的，也祇好安心受着，好似命裏注定一般的，仍舊不能夠不盡做人的道理做去。但這種人的不容易，祇有自己知道，又是自己吃着苦罷了。詩經裏說的，誰爲荼苦，予又集於蓼，他意思是說明知道是苦的，我又自己去尋苦吃。這種情形，不是大家吃着苦，大家知道可憐的人，不能說這個話的呢。照現在的情形，祇有到遠地裏去接家眷來，另外沒有好的法子。但是在保陽地方住人家，很不是容易事體。近來越法一天一天的繁華起來，便是有見識，拿得定主意的人，也不能不跟着風俗做去，所以住十年回家去的話，應該要常常想起他的呢。讀你做的雪窗苦吟詩，並不存心去學杜甫的詩句子，但是已學得他的精神了。越是窮苦做的詩越好，這句話是可以相信的嗎？我許多日子不做詩了。九月初九這一天，有朋友拿滿城風雨近重陽這一句詩，做着聯珠格局的詩，拿來要我和他一首，因爲心裏有一件事體，想到了，便跟着他的韻脚，和了一首，抄下來送給你。你看了也可以笑一笑。現在的時候，有金子的人和有钱的人做朋友，最是親熱，裏面也有到後來不要好的，但學那君子的道理，打夥朋友的，便又嫌他淡得和水一般。這樣說來，要怎麼樣纔是好呢？雪下完了以後，窗紙上很明亮，鋪一張信紙，寫回信給你，又請你近來的安。我和你見面不知在什麼日子，怎麼能叫我不想着你呢。

【廣註】（尺）漢朝拿一尺一寸長的紙，寫信給外國王，後人便稱信爲尺一書。（三秋）詩經有兩句，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說和朋友一天不看見，好似隔了三個秋天了。（荼苦）荼是苦菜，蔞是長在水邊的草，他的味辣的。詩經裏有兩句，誰爲荼苦，予又集於蔞，是說荼菜已經苦了，又加上蔞草的辣味，是苦上加苦的意思。（莊子）是戰國時的莊周，做漆園的官，著了一部書，有十多萬字，名叫莊子，書裏的意思，都是借着別樣的東西來比方的（聯珠）聯珠體，文字美麗，意思簡括，不說實事，專拿別的話來比方，一段一段的接着說下去，好似珠子串在一起，所以稱做聯珠體。（莫逆）逆是反對，莫逆是不反對，知己朋友，稱做莫逆。（凶終隙末）牆洞稱做隙，人肚子裏和人有意見，也稱做隙，隙，凶終隙末，是說朋友到後來便惡了，終末都是說後來的意思。

與平慙樓孝廉

讀詠古諸詩，仰見卓識，惟以鍾蠡能使勾踐復國，盛贊其賢，似當尙須商確。鍾蠡不强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昔已譏之矣。春秋繁露之言曰：『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是鍾蠡未可爲賢也。至要離荆軻，而欲媲美於留侯，則瞠乎遠矣！吾人論古，當視其造詣而定，庶不爲古人所欺。足下其然之否？

【淺釋】讀你做的詠古幾首詩，很佩服你有很高的見識，祇是說那越國的臣子文鍾范蠡兩人，能幫着皇帝勾踐拿回國度來，十分稱贊他好，這句話好似還要商量商量，文鍾范蠡兩人，不肯苦苦的去勸他的皇帝，却去躲在山裏，叫他的皇帝丟去了祖宗國家，這件事體，在小孩子和下賤的人，從前已經有人說他不好了，春秋繁露書裏說道，明白道理的人，活着給別人欺侮，還不如死了的榮耀，這樣說來，文鍾范蠡兩人，不可算得好人呢，說到那要離荆軻兩個刺客，却要拿他來比漢朝的張良，說他一樣的好，這真是相差得太遠了，我們批評古時的人，應該要看他的本心，再下批評，這纔不被古人欺瞞過去，你想這個話錯不錯呢。

【廣註】（鍾蠡）鍾是文鍾，蠡是范蠡，都是越國的臣子，幫着他皇帝勾踐想法子滅去吳國（要離）是春秋時的刺客，吳國的公子，名光，殺了王僚以後，又要殺他的兒子慶忌，打發要離前去，要離怕慶忌犯疑，不容易近得他的身，便叫吳公子殺了他的老婆兒子，假裝做和公子光是離人，到衛國去見慶忌，痛罵公子光，慶忌便不疑心他，和他一塊兒渡過江去，走到吳國地方，趁慶忌不防備時，便刺死了他（荆軻）春秋時候，燕國和秦國有讎，燕太子丹家裏有一個客人，名叫荆軻，他殺了燕國樊於期的頭，拿燕國的地圖，假裝做奸細，去見秦